

社會發展史學叢書

猿是怎樣變成人

讀者書店印行

請批評

贈閱

11646/00

猿是怎樣變成的

讀者書店編委會編

讀者書店印行

猿是怎樣變成人

☆

讀者書店編輯

發行 讀者書店

天津宮銀號街四十四號

電話五〇七二號

非經同意 不得翻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利版

前言

結集這本小冊子，是爲了想幫助讀者在學習社會發展史時關於「從猿到人」這一問題能得到較明確的解答。

人之所以異禽獸者，即在於獲取生活資料時，後者是依賴天然的器官，前者主要是依賴人爲的工具。『當我們的祖先的兩手，經過長期的改進與練習，而學會了製造石刀和類似極簡單的工具的時候，猿轉化爲人的一個決定性的步驟便完成了。』（列昂諾夫：『政治經濟學』）

猿是這樣經過長期勞動訓練的結果而變成人的。因此，我們學習這個問題，是爲了建立我們的正確的勞動觀點。

一切幻想與虛妄的，主觀與宿命的，機械與頹唐的時代死滅了，我們所探求的是科學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人不是上帝的兒子，人是勞動的產兒，請讀者從這小冊子開始，從而越過它，更深入地深深地學習。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編者

目 錄

談「從猿到人」	一
關於「從猿到人」	七
勞動創造了語言	一五
勞動創造了文化	一九
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世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二四

談「從猿到人」

郭大力

『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註），恩格斯遺稿之一，是第一次在一八九六年在新時代雜誌內發表的。這一篇短論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標本，告訴我們要怎樣運用辯證唯物論，去處理科學上各種問題。

它給我們的第一種教訓是：要由手的發展出發，去說明人類的由來。

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墓前說過如下的話：『達爾文發現了有機自然界的進化法則』。達爾文認為人類是由一種類人猿進化而成時，他是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險，說出了一種和基督教義明白相反的真理。他的科學成就就是不容我們輕視的。然對於這樣一種真理，達爾文居然會承認是受了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的影響，這就說明為什麼達爾文不能弄明白人類的真正起源了。他不但沒有明白勞動在由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甚至採取一種在根本上反對勞動觀點的學說，作為他的學說的出發點。

恩格斯在這裏會嚴正地指出達爾文及其學派的這個缺點，是由於唯心論的影響。他一開始就強調地指出了達爾文之流所忽視的事情。他告訴我們，勞動不但是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

並且重要到這個程度，以至我們在一定的意義上，必須說『勞動創造了人類本身』。

必須留意，恩格斯在這裏是說『在一定的意義上』。這就是說，『勞動創造人類本身』這一個命題，要就一定的意義去解說，決不是一個空泛的教條。勞動要成為財富的源泉，也要和自然在一起；所以勞動是不能無條件創造人類自身的。恩格斯在這裏不過是說，在由猿到人的過程中，勞動有異常重要的意義，忽略了它，我們就沒有可能說明這個過程如何會是可能的。

恩格斯不像所有的唯心論者一樣由觀念或意識或思想能力的差異去說明人和其他動物的差異，並在這種說明時，強調意識和思想的決定作用，却正好相反，是把手與腳的分化，看為是從猿到人過程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只有人這一種動物，是有手的。

但我們現在的和腳截然不同，不是一開始就像現在這樣。我們的猿祖先經過好幾十萬年才學會用他的手去作一些簡單的工作。恩格斯告訴我們，要經過一個異常長的時期，人的手才用第一塊石頭造成第一把石刀。和這個很長的時期相比較，我現在知道的有史時期，不過是人類生活史上短短的一段。手現在固然是勞動的器官，但就它的形成過程考察，我們又必須說它是勞動的產物，是在勞動中形成和發展的。『只有由於勞動，只有由於經常與新的工作相適當，只有由於這樣獲得的筋肉韌帶在更長時間內還有骨骼的特殊構造遺傳下來，而且只有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在新的愈來愈複雜的工作上不斷革新地使用，人的手才得到這樣高度的完善』。

不過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手的發展，必然會引起人身有機體的其他部分的發展。恩格斯說，凡是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手所服務的身體。關於這一層，恩格斯指出了兩個原因：第

二，是由於達爾文所說的相互助長的規律。一個有機生物某一個部分的特殊形態，經常會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相聯繫。但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發展會直接影響於人身有機體的其他諸部分。手的發展和勞動可以說是同意義的辭句。有了手，有了勞動，人對於自然的統治就開始了。但當人開始明白人的協同動作對於每一個人都有好處時，他們就開始覺得在他們自己當中，有什麼事情必須要說了。『需要產生它的器官』。人開始說話了。『語言是從勞動當中並和勞動一起產生出來的』。

在這個聯繫中發展起來的，還有腦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恩格斯說：『首先是勞動，然後是同勞動一起發生的語言——這兩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才逐漸變成在基本構造上完全相類似但較大和較完善的人的腦髓』。所以恩格斯不但不和唯心論者一樣，由意識去說明人類的形成和發展；他在這種說明上，還得到這一個正確的結論：腦的發展是由於手的發展。當然，這並不是說，腦的發展不會在手的進一步的發展上引起影響。這是很明白的，在勞動和語言上面，腦的發展，從而意識、抽象力、和判斷力的發展，是有重要作用的。

在人和其他動物之間，還有一個區別點，那就是，動物只是有羣的，只有人是有社會的。社會，即以人與其他人在勞動過程中締結的關係為基礎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係，是使人和其他動物最後區別開來的事情。這事情，又分明是由『勞動』引起的。

所以，作為人的特徵的一切東西——手、語言、腦，和社會——都是在勞動中發生，並且是

和勞動一同發展的。

不過，恩格斯雖然排斥由意識出發去說明人類的由來的嘗試，却一點也沒有低視意識在人類與其他動物間劃出的區分。由結果去說明原因，是不正確的，但這全然沒有包含結果不重要的意思。恩格斯告訴了我們，動物經過他們的活動，也會改變外部的自然，因為自然界從來沒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但由動物的活動引起的一切改變，都是無意地發生的，對於動物本身，只是偶然的事情。人却不是這樣。

『人離動物愈遠，他們對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帶有經過思考的、有計劃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標前進的特徵』。

當人們指出有些動物特別是高級動物因有腦髓的特別發展之故，也有從事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時，恩格斯又說：

『一切動物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沒有成熟到可以在地面上，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這一點，只有人才能做到。簡單的說，動物僅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只由他的出現，來引起自然界的改變；人則由他的改變，使自然界服務於自己的目的，並統治自然界』。

恩格斯不是不重視這個發展的結果——意識行為。恰好相反。他指出了人類行為的意識性還是發展得太不够。對於自己的行為所引起的較遠的結果，人屢屢是沒有預見的。在『第一線』上人確實達到了他所預期的結果，在『第二線』、『第三線』上，却有完全沒有意料到的結果發生出來，足以把前一種結果完全抵消。譬如，歐洲馬鈴薯栽種傳播開來時，和馬鈴薯一道傳播開來

的，還有癡癡症。自然科學的發展經過幾千年才使人稍稍學會預見自己的生產行為之較遠的自然結果。要人類能預見他們的行為之較遠的社會的結果，是一件更難的事。恩格斯在這篇論文裏說了這樣的話：

『當阿剌伯人學蒸汽火酒的時候，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們却因此製造出了諸種主要工具之一，來使當時還沒有發現的美洲的土人漸次滅種。後來，當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時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復活了歐洲久已絕跡的奴隸制度，並奠定了黑奴販賣的基礎。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從製造蒸汽機的人們，也未料到他們造成的工具，比任何別的東西，都更加變革了全世界的社會狀況，特別是在歐洲，由於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方面，極大多數人則一無所有，當初是使資產階級獲得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以後又引起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

自以為已經非常文明的近代社會的資本家，也只是爲着直接的利潤去生產和交換，當然也只注意到最近的和最直接的結果。在近代社會的生產方法內，『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協調，變成與它直接對立的東西』，『以自己的勞動爲基礎的私有財產制度，必然會發展到勞動者一無所有的狀態，同時一切財富却愈來愈多地集中到不勞動者手中』。在沒有意識統制的情形下，人的行為是屢次屢次地引起了與人類目的直接相反的結果。

所以，真正的人類生活從一種意義說還是沒有開始。因爲有意識的人類，還不能意識地統治並且調節他們的生產活動之較遠的社會的結果。那就是說，在一定的意義上，真正的人類生活要在他們已經把現在的生產方法和整個社會制度改造以後，方才是真正開始。

依照論文現在的形態，恩格斯沒有明白把這一個結論說出來。原稿恰好在這個地方中斷了。一個續頁，也沒有把全文結束，不過表示著者還有要說的話在後面。這是不要緊的。他已經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內，把這一點告訴我們了。在那裏他說：

『生產手段一爲社會所掌握，商品生產以及生產物對於生產者的統治就會消滅。社會生產內無政府狀態，就爲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了。個人的生產鬥爭停止了。這樣，人才第一次——在某種意義上最後地——脫離動物界，從動物的生存條件轉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一切環繞着人，並且一向來統治着人的生存條件，現在就處在人的支配和統制之下了。人第一次成爲自然界的真正的及自覺的主人翁，因爲他們成了自己的社會關係的主人翁』。

（註）這篇論文，有曹葆華于光遠的譯本，現在是用『從猿到人』這個書名，當作一個單行本出版。

關於「從猿到人」

胡慶鈞

在社會發展史的研究上，「從猿到人」是一個重要的起點。自從達爾文首創生物演化的理論以來，已經把單細胞生物如何逐漸演變成人，從科學上得到了堅強的論證。遠在七十多年以前，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過程中的作用」，又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理論上的指導。近二三十年來，人類學上關於古人種及今人種的化石骨骼的發現，以及對於今日各種族的身體與骨骼測量研究的知識，更進一步解決了如何「從猿到人」的問題。這一件科學的史實，徹底否定了自基督教統治歐洲以來所謂「上帝造人」的神話，也否定了全世界各民族中許多希奇古怪的洪荒傳說。然而一直到今天，這一件科學的事實還常被野心家所歪曲，被變成見生活的人所漠視，以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還存在著許多懷疑，甚至認為是不能想像的問題。

例如歐美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御用的資產階級學者爲要捏造和宣傳種族不平等思想，常常喜歡用膚色的深淺來斷定種族品質的高下。在這個謬論的影響之下，使得北歐人瞧不起南歐人，白種人瞧不起黃種人，那些黃髮藍睛的北歐諾的克（*Nordic*）人，既然可以顧影自詡，自命爲「天之驕子」，他們就可以指着那些與鍋底同色的黑人大肆叫囂：「黑人是獸類」！又如在中國，來自

中央區的主要民族好比漢族的看待少數民族，就常常喜歡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詞句，甚至加上了虫獸偏旁好像狄、獐、蠻等一類字來稱呼這些民族。把全世界的各種族分割為不自一個來源，或者形成差等的看法，是狂妄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府侵略殖民地弱小民族和反動的大漢族主義者欺騙少數民族的『理論』武器。既然認為人種有高下，人種的高下是基於來源的不同，猿猴變人的說法就很難得為這些先生們所樂聞。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院中，有一處陳列着大猩猩一類的動物，我們常可從參觀者口中聽到下述的評語：『我決不相信我是這醜八成人猿的子孫』！然而演化的事實完全否定了這種『自鳴清高』的想法，人的確是從猿猴演變而來。這種猿猴可以統稱為靈長類，通常可以分為三支：一、狐猴科（*Leontidae*），產於非洲。二、眼鏡猴科（*Taraiidae*），產於東印度。三、人猿科（*Anthropidae*），產於世界各地。人猿科又可分成三日，一、舊大陸猴，二、新大陸猴，三、類人猿（*Anthropoidae*）。類人猿中又包括長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四大支。在演化的程度上，類人猿與人最相近似。從比較解剖學就可以證明：人與類人猿的軀體有相似的模式。雖然在身體各部的比例上不大相同，好比類人猿的臂長腿短，大都合乎中國相書上的『兩手過膝』，而人倒適得其反，很難見到這種『貴相』！類人猿的骨骼、牙齒、肌肉，以及內臟的解剖，完全與人相似。以至他們的腦子，幾乎與人腦一樣，只不過是具體而微罷了。胚胎的發展，男女性生殖器官，性生活的表現，對於各種疾病以及藥品的反應，所有的類人猿與人都完全相似。好比在博物館陳列館的飼養中，大猩猩與黑猩猩極易患肺炎與流行性感冒。所有這些，都可證明類人猿是人類血統上的近親。

人們也許要問：這種類人猿是不是人類的祖先？換一句話說：猩猩是不是可以變成人？如果不可能，猩猩和人有什麼姻緣關係？

我們的回答是：現在的類人猿已經不能再變成人，至少在科學上，我們沒有這種類人猿變人的發現。他們之所以不能變成人，是因為他們沒有了變人的條件，或者更明確點說：是他們的體質上沒有孕育着可能變成人的因素。我們應當明瞭的是：這種類人猿已經定型成為猿類，他們不是人類的直系祖先，而是人類的堂兄弟，他們和人有着共同的祖先。

這共同的祖先自然還是一種猿類，這種猿類可以一直上溯到森林無尾猿(Dryopithecus or Forest Ape)，他們分佈在歐洲、亞洲和非洲，由西班牙至印度一帶。可是他們今天已經絕跡於世上，我們只能在地史上去追尋。距今一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年前，約當地史上第三紀中的中新世(Miocene)及鮮新世(Pliocene)，是他們活動與繁榮的時代。

這一種猿類本來體格輕矯，棲居於樹上，他們在樹間攀援跳躍，食着樹上的菓實、鳥卵、樹葉和嫩枝，可是後來體重一天比一天增加，與今人不相上下，甚至漸漸超過了今天人的體重，於是他們開始感到棲樹的不便。更由於樹上可吃的東西日漸稀少，在樹上睡覺也感到不大方便，於是他們便下了地來。下地來之後，爲了尋找食物，就得在石頭或者樹木下面挖掘蠕蟲一類的東西，並捕捉蟲類以及一些小動物，於是他們就必須有自由的雙手，這樣也使得他們必須站起來。恩格斯說：

在攀援時手起的作用與腳不同，這一猿類開始擺脫用手在地面上行走的習慣，而漸漸地

採用了直立的行走，這就是從猿到人的有決定意義的第一步。

我們的祖先在從猿轉變到人的好幾千萬年的過程中逐漸地學會了使自己的手適應於一些工作，而這些工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手變得自由了，能够不斷的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恩格斯繼續分析手是勞動的產物，手的專門化是意味着工具，而工具是意味着人的特有的活動，意味着人對自然的有改造意義的作用，意味着生產。他說：

勞動是同製造工具一起開始的，最古的工具是打獵和捕魚的工具，而同時又是武器。打獵和捕魚是從只吃植物轉變到同時也吃肉的前提，而這又是進化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類食物在差不多完備的狀態下包含着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肉類食物較之植物食物縮短了消化過程以及其他營養過程所必需的時間，因此省下了更多的時間，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來過真正動物的生活。這種在形成中的人離植物界愈遠，他們超出於動物界也就愈高。

使用雙手就是人類的表徵，手是勞動的產物，從這裏也就構成了人和猿類的區別。基於勞動，也就是基於人類直立後雙手的使用，也使得猿羣與人類在體質上形成了後來的差異。這差異好比人的大姆指能够與其他四個小指自由相對，這是由於勞動中逐漸產生的體質特徵之一，也是使用工具中很重要的一點。在今天的類人猿中，他們的大姆指就與其他四指並排而不能相對，因此他們就不能够製造和使用工具。當他們遇到敵人時，只能拍拍胸膛，或者憑一股勇氣向來人撲

去，並沒有有效的抵抗辦法。

語言的發達也是劃分猿羣與人類的要差異之一。在今天的類人猿中，他們只能發出十幾種聲音，來表示喜怒哀緒，而沒有系統的語言。關於語言的產生，恩格斯也指出是勞動的功績：

勞動底發達必然使得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互相結合起來，而且這樣一來，互相幫助和共同協作底情形就增多了，這種共同協作底好處對於每一個人就一目了然了。簡單地說：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了。需要產生着自己的器官。猿類不發達的喉管，由於音調抑揚頓挫之不斷加多，緩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來了，而口部底器官也逐漸學會了連續發出一個清晰的音節。

由於勞動和語言引到了腦髓的發達，恩格斯說：

首先是勞動，然後是同勞動一起產生的語言，這兩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才逐漸變成在基本構造上完全相類似但較大和較完善的人的腦髓。

人類腦髓的發達在今天也和猿羣發生了顯著的差別，類人猿中最大的腦容量如大猩猩不過六〇〇〇，而人類普通的腦容量總在一二〇〇——一四〇〇〇。以腦重和體重的比例來說：成年黑猩猩爲一比七五，而人只有一比三五——四十。人腦的前部特別發達，腦上的皺紋也特別多，而類人猿在這些地方的進化程度遠不如人，這些都是人和類人猿顯著不同的特點。

人類與類人猿許多體形上的差異我們用不着一一舉列，但這裏必須提出的一點是在牙齒方面。人類的牙齒與類人猿的牙齒同屬一型，數目也相同，但人類的犬牙與其他的牙齒相比，不像

類人猿那樣特別大，並且也不高出於其他齒平線，也不同外伸張。其次，下臼牙的齒冠不像刀口似的銳利，與上面的犬牙相會合的地方，不能像剪刀似的剪切食物，而猿類適得其反。這些都是人齒和類人猿牙齒的重要差別，這一點差別也常常成爲我們追蹤人類的祖先，區別猿和人的化石的重要根據。

從這裏我們就可以追溯到人和猿類的分家了，我在前面說過：人和今天的類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這祖先可以追溯到中新世的森林無尾猿，從森林無尾猿演化到人和猿正式分家時的老祖，也就是其中有一支演變成人的時候，大概在距今一百萬年前，約當洪積期（Pliocene）初到鮮新期末的時候。可是正當分家時人和類人猿的老祖，過去人類學家在地層裏面找了多少年，始終沒有發現，人類學家把這個叫做 *Missing Link*，意思是在演化過程中一個失去了的連鎖。

可是近些年來人類學上新發現的材料，有人以爲失去的連鎖已經被找着了，這發現的故事是這樣：一九二四年，在非洲南部一個叫做唐斯（Trompsburg）的地方，有位人類學家達第（Dart）教授曾經發現了一個六歲小孩的頭骨，在演化的程度上，這小孩的頭骨剛好介乎人與類人猿之間，它的樣子看起來還像猿類，而人類可能從這裏面演化出來，因此達第把這個小孩叫做非洲人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可惜的是年齡太小，不能據爲定論。到一九三六年，有位布朗（R. Brown）博士又在同區的附近發現了一個頭蓋骨，幾片頭骨和八個牙齒，形狀很和前六歲的小孩相近。一九三七年，從美國來了兩位對原人牙齒特有研究的專家，到非洲共同研究。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爲這是一種與黑猩猩和大猩猩有聯繫的類人猿。但其牙齒則與類人猿不同，